

作家李民发二十年倾心力作  
古典文学名著《三国演义》的补续之作  
长篇历史系列小说

# 三国殇

魏殇

李民发

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



魏 殒  
三国 殒

甘肃人民出版社  
GAN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

李民发 著

# 第 1 章

魏、蜀两军的十几万兵马，并没能干扰或改变大自然运行的规律，今冬的第一场小雪又如期而至，改变了大剑山的模样。站在剑门关上放眼四望，周围连绵逶迤的峰峦崖壁，白一块，黑一块，犹如一群或大或小、或坐或卧的虎豹，将雄居于山巅的剑门关围在其中。

刚过辰时，姜维又照例出现在了剑门关的城楼上。他先是把山下魏军的营寨仔细地观察了一阵，然后又对守关的将士认真地嘱咐了一番，才放心地走下城头，返回守将府。

贪生怕死的蜀国后主刘禅，在谯周的撺掇下，不顾北地王刘谡的以死相谏，面缚舆榇，出城向邓艾投降。成都已被魏军占领，城头也换上了魏国的旗帜。然而，远离成都的姜维，对此事却一无所知，仍旧尽心尽力地守卫着国家的北大门。

姜维率领着四万蜀军，凭借着剑

门关的天险，把钟会率领的十余万魏军阻挡在大剑山下，使其无法入蜀。剑门关下发生的那场“石雨”和大火，不仅使魏军损失了一万多将士，而且连胡烈和胡渊父子二人也险些葬身于火海。从那以后，钟会便再也没敢向剑门关发起过大规模的进攻，只是每天派遣小股的兵士，不断地骚扰大剑山上的蜀军，对剑门关根本形不成威胁。

姜维与钟会率军在大剑山上下相峙了一个多月，仍无多大的进展。时令已入冬，气候由凉变冷，姜维担心年迈体衰的张翼与廖化久驻在悬崖之巅会感染上风寒，就派遣来忠和向充把他俩替换回剑门关。

一连数日，大剑山下的魏军并无什么大的军事行动。山上的蜀军，除了三分之一的人按部就班地上城头防备魏军攻关外，其余的人则呆在兵营中歇息待命；姜维、张翼、廖化和董厥，也各自从城楼搬回原处居住。剑门关内井然有序，十分平静，并没有两军对峙的紧张气氛。

姜维回到守将府，又摊开了汉中和陇右的地图，仔细地端详着，思索着。

自从入冬后，姜维一有空就要面对着汉中和陇右的地图沉思。据他估计：随着寒冷的加剧，大剑山下的魏军便难以再坚持下去了，不久就会退

兵，或退回关中和长安，或退回汉中和陇右，暂时休兵罢战，待度过寒冬后再卷土重来，争夺剑门关……如何充分利用魏军退兵的大好战机，进行追击，一举将其击溃，并夺回已被魏军占领的汉中、阴平和武都，使其明年再也无力进犯巴蜀，这是姜维近日来一直在苦苦思考的问题。

姜维俯身在地图之上，目光缓缓地从剑门关移向白水关、阳安关、汉城，又缓缓地移向武都、天水、陇西……最后，他的目光盯在了狄道上。由狄道，他想起了足智多谋的邓艾，想起了那支兵马精锐的陇右之军，想起了那场艰苦卓绝的沓中突围战，想起了为全军突围而英勇献身的赵广。然后，他又把目光从狄道移向了临洮、沓中和阴平桥……随着这些异常熟悉地名的出现，他的眉头也越皱越紧，好像是蓦地想起了什么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姜复汉、姜兴汉，速去请张翼、廖化二位老将军前来议事！”说罢，双眼又一眨不眨地盯着地图愣神。

姜复汉和姜兴汉跟随姜维多年，可以从他的表情和语调中分辨出事情的轻重缓急，见此情形，便知大事有些不太妙，慌忙跑出守将府去请张翼、廖化。

张翼、廖化闻知姜维有要事欲与他们相商，不敢怠慢，急忙随姜复汉

和姜兴汉来见姜维。

姜维一见到张翼和廖化，便神情严肃地说：“我猛然间想起了一桩大事，心中甚感不安，特将二兄请来相商！”

“何事如此急切，使大将军甚感不安？”张翼、廖化已从姜维的脸色上觉出此事非同小可，有些忐忑不安地问。

“我军自沓中突围以来，至今尚不知邓艾与陇右军之动向。为此，我甚感不安。”姜维忧虑重重地说，“我与邓艾连年交战，深知其精通兵法，善于用兵。据我观之，邓艾之实战经验与用兵之道，皆出于钟会之右；且其所统领陇右之军，兵精将勇，能征惯战，尤其善于长途奔袭，连续作战。然而，两个多月来，邓艾与陇右之军却销声匿迹，莫非其另有所向？对此，我等不可不防。”

张翼和廖化听了姜维这番话，不由得一怔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大将军之意是……”

“二兄请看。”姜维指着几案上的那幅地图说，“我军穿过孔函谷破网而出以后，邓艾必然不会就此罢休，肯定要追到阴平桥，欲与诸葛绪所统领雍州之军共同夹击我军。我军智取阴平桥而退守剑门关后，诸葛绪便立即率雍州之军尾随而来，可邓艾与陇右之军却至今不见踪影，这其中必定



有诈！邓艾乃我之冤家对头，久欲吃掉我沓中之军，绝不会放弃这一围攻我军之良机！我以为，邓艾在阴平桥扑空以后，既不会回兵狄道，也不会久驻阴平桥，很可能会铤而走险，率军从阴平古道翻越摩天岭，然后与钟会之军共同夹击剑门关。若果真如此，我军将腹背受敌！请二兄细细思之。”

姜维的话引起了张翼的高度警惕，他瞧着廖化，认真地说：“元俭曾做过阴平太守，摩天岭在其管辖之内，不知元俭以为大将军之虑是否有理？”

廖化思忖了片刻，郑重地说：“我做阴平太守时，曾闻摩天岭中有条汉代征服西南夷时所辟之阴平古道，可通江油，一些私贩盐铁不法之徒与山贼野寇，为暴利所诱惑，常冒死在那条小道上往来。为搜捕那些不法之徒与山贼野寇，我曾在几名猎户、樵夫引导之下，领兵进山。那摩天岭纵深数百里，山恶水险，悬崖耸峙，峭壁林立，古树荆藤满山遍岭，毒蛇野兽出没其间，天气一日数变，根本无法翻越。而那条早已被废弃之阴平古道，也只是偶尔可见其遗迹，休说是兵马，就连山羊也很难行走。我与五百兵士在山中搜寻了数日，除见到几十具人骸马骨之外，其余一无所获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邓艾与陇右之军是无法翻越那摩天岭也！”张翼自言自语地说。

“以我之见，邓艾即使敢铤而走险，率军去翻越摩天岭，然待其到达江油关后，兵马已是十难存三四，且会多带伤病，疲惫不堪。”一向稳重的廖化严肃地说，“我江油关驻有五千多兵马，且城池坚固。邓艾纵然能死里逃生，率军抵达江油关下，也难逃我江油兵马之刀枪。”

“元俭之言颇有道理，大将军可以不必担忧。”张翼舒了口气，放松地说。

“元俭兄之言虽不无道理，然而……”姜维轻轻地摇摇头，依旧忧心忡忡地说，“邓艾韬略过人，敢于弄险，且善出奇兵。我江油关守将马邈，其智勇皆平庸，远非邓艾之对手；而那五千守关之兵马，又长期未经战斗，养成骄惰之习，恐难防陇右之军突然袭击，怕只怕……”

“大将军所虑亦有其道理。兵法云：‘安国家之道，先戒为宝。’为防万一，大将军可速速传令江油关守将马邈，让其加强戒备，严防邓艾率军来偷袭江油关。”廖化稳重地说。

“只怕此时再去传令，已无必要。”姜维叹了口气，愧疚地说，“只怪我虑事不周，顾此而失彼！”

“大将军何出此言？”本来还有些

不太在意的张翼，见姜维心情如此沉重，惊奇地问。

“邓艾已经有两个月未曾露面，如果他真率军去偷袭江油关，恐此时已经得手。若其至今仍未去偷袭江油关，值此天寒地冻之际，他是不会去翻越摩天岭……”姜维的脸色越来越阴沉，惶惶不安地说，“但愿邓艾未去偷袭江油关……但愿江油关守将马邈能恪尽职守……”

姜维的情绪严重地感染了张翼，心绪不宁地说：“大将军应速速调遣兵马，以防不测。”

“大将军如若不弃，廖某愿率本部兵马，火速赶赴涪城！”廖化神情严肃地说，“涪城乃从江油关通往剑门关与京师成都必经之地，又正当左儋道南端出口处，只要我军牢牢守住涪城，死死堵住左儋道之南口，邓艾即使偷袭江油关得手，也无法对我军形成威胁，反倒会陷入进退两难之困境：进则难出险要之左儋道，退则又要重翻险恶之摩天岭；只需经此一冬，邓艾之军就会被困死在江油！”

“元俭之言甚是！”张翼随声附和道，“剑门关有大将军在此镇守，万无一失。张某愿陪同元俭往涪城驻守，以解大将军后顾之忧。”

姜维用感激的目光打量着张翼和廖化，低沉地说：“二兄之言行实令我感动！然此事干系重大，牵一发而

动全身，容我稍加思忖之。”

但是，还没有容姜维思考出个结果，姜复汉急匆匆地进来禀报：“卫将军诸葛瞻遣人送来紧急文书。”

姜维闻听此言，稍一愣神，大惊失色地说：“江油关必已为邓艾所得也！”

张翼、廖化闻之而动容，大为惊诧地面面相觑。

姜维紧皱着双眉，从信使手中接过诸葛瞻的亲笔书信，急切地阅读着。书信中写道：

……邓艾铤而走险，率军翻越摩天岭，奇袭我江油关。江油关守将马邈叛国投敌，不战而降，江油关落入邓艾之手。瞻虽不才，然值此危难之际，只好挺身而出，向圣上请缨，率军前去迎敌。蒙圣上恩准，瞻以张遵为前锋，黄崇、李球为参军，领兵一万，不日即开赴涪城，前去阻截邓艾……临行之前，特报知大将军。请大将军安心固守剑门关，勿以涪城为念。瞻定当竭尽全力，率军与邓艾进行死战，以上报圣上之宏恩，下慰百姓之厚望……

姜维把诸葛瞻的书信反反复复地看了两三遍，一声没吭，只是紧锁的双眉舒展了一些。他默默地把诸葛瞻的书信递给了张翼和廖化，然后就闭起双眼，静思默想。

张翼和廖化也反反复复地把诸葛瞻的书信看了两三遍，也是一言未发，又默默地把书信交还于姜维。

姜维睁开双眼，打量着信使，不解地问：“成都本来只有两万五千兵马，两位车骑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各率领五千兵马出京，京城仅剩一万兵马，若卫将军再率领一万兵马出京，成都岂不是已无有兵马防守？”

“回大将军，”信使答道，“卫将军所率领之一万兵马，有五千是从市井中招募之新兵，故而成都还有五千兵马防守。”

姜维又问：“卫将军何日领兵出京？”

“回大将军，”信使又答，“小人与前锋张遵一起出京，一路同行，至涪城方才分手。卫将军要稍后两三日方可率军出京，如不发生意外，此时已抵达涪城。”

“张遵率领多少兵马？是刚招募之新兵，还是原先守卫京师之老兵？”

“张将军所率两千兵马，均为原先守卫京师之老兵。”

“汝路过涪城时，可曾听到魏军之消息？”

“小人路过涪城时并未听到魏军之消息。”

姜维轻轻地舒了一口气，吩咐着信使：“汝先去用饭歇息，有事再唤汝。”

“小人告退。”信使遵命，退出了大堂。

信使刚刚退出了大堂，张翼就急切地问：“大将军以为后顾之忧已解除否？”

姜维淡淡地一笑，平心静气地说：“诸葛思远已率领一万兵马，抢先一步抵达了涪城，堵住了左儋道之南口，我军后顾之忧已不复存在。”

“大将军千万不可掉以轻心！”张翼又问，“大将军知诸葛思远与张遵之底细否？”

姜维谨慎地回答：“近十几年来，我领兵在外征战，很少在京城居住，只是听人传：诸葛思远才学出众，精通兵法，颇有诸葛丞相之遗风；张遵骁勇异常，有万夫不挡之勇，颇似其祖张飞老将军。有此二人领兵驻守涪城，邓艾又有何计可施？”

“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”张翼提醒着姜维，“大将军不可听信传闻，以免有误军国大事。”

姜维的心猛然往下一沉，有些诧异地说：“伯恭兄有话直说无妨，不必闪烁其词。”

“大将军恕我直言。”耿直的张翼

打开窗户说亮话了，“据我观之，诸葛思远之才学确实不凡，且廉洁奉公，若在朝理政，可为栋梁；然他虽熟读兵书，但却自幼生长在京师，从未经历过大战。故而，我以为，诸葛思远恐非邓艾之敌手，担心其重蹈马谡失街亭之覆辙。张遵虽骁勇无比，但其缺少智谋，且性情暴躁，年轻气盛，以其为前锋，恐非明智之举。倒是黄崇勤奋好学，通晓兵法，且务实求真，老成持重，颇有其父黄权之遗风，可担大任。怕只怕诸葛思远恃才而骄，难纳黄崇之言。”

“伯恭方才所言皆为实情，大将军千万不可掉以轻心！”廖化紧接着张翼的话说，“江油关已失，涪城若再不保，则我军危矣！我国危矣！”

张翼和廖化的反复提醒，引起了姜维的深思。他深知两位老将所说的话，皆为肺腑之言，其中并没有掺杂着丝毫的个人好恶与恩怨。过去，他出于对诸葛亮的感激之情，对诸葛瞻也一向倍加推崇；对那些赞颂诸葛瞻的传闻，他宁可信其有，不愿信其无，真心实意地希望诸葛瞻能像其父一样出众超群，成为名垂青史的诸葛亮第二……然而，美好的愿望绝对替代不了无情的现实，尤其是在这么个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的关键时刻，他更不可因个人之恩怨好恶而有误军国大事！他虽然身为执掌一国兵权的大

将军，有权调动全国的兵马，可对诸葛瞻的此次率军出征，他却不敢轻易地作出决断。因为诸葛瞻此行是后主刘禅恩准的，他岂敢有违圣意！再者，诸葛瞻此时已经率军抵达了涪城，如果临阵易将，势必会造成军心浮动，对作战极为不利……

姜维觉得左右为难，用求助的目光打量着张翼和廖化，低沉地说：“事已至此，二兄以为如何是好？”

张翼似乎已有所考虑，开诚布公地说：“魏军主力在大剑山下，大将军当然不可离开剑门关；张某之性情太刚，言语直露，恐会与诸葛思远产生误会，于作战不利；元俭身经百战，深谙用兵之道，且又出语和缓，柔中有刚，大将军可遣元俭前往涪城，与诸葛思远共同抵御邓艾。”

“伯恭兄此议恐有些不妥。”姜维摇摇头，直言不讳地说，“元俭兄乃车骑将军，在军中之位高于诸葛思远，若遣元俭兄前去涪城，定会引起诸葛思远之疑心，以为我是临阵易将。”

“大将军所虑极是！我三人中任何一人前往涪城，均无异于临阵易将，不仅不利于守城，而且会适得其反。”廖化深思熟虑地说，“以我之见，大将军可致书诸葛思远，让其谨慎从事，只能据城而守，不可贸然出战，凡事多与黄崇计议。只要诸葛思



远依计而行，邓艾便无可奈何。”

“元俭兄言之有理。”姜维点了点头，转而询问张翼，“伯恭兄以为如何？”

张翼虽耿直倔强，但却不固执己见，也点点头说：“当今之计，也只好如此。”

姜维不敢耽搁，急忙致信诸葛瞻。信中写道：

……公率军救援涪城，维后顾之忧可解也。涪城地处三道之要，扼控京师、剑门与江油。涪城安则京师、剑门安，涪城危则京师、剑门危。公肩负之任，何其重也！维以为，邓艾久经沙场，老谋深算，其所率之兵马，乃能征惯战精锐之师，公万万不可萌生轻敌之念。以维之见，邓艾涉险远来，孤军深入，粮草匮乏，难以持久，意在速战。故而，公只宜据城而守，不可贸然轻出。只要公能牢牢守住涪城，邓艾之军就会陷入困境，只好坐以待毙……据维观之，剑门关下钟会之军已难耐饥寒，不久就将引兵退去。届时，维将分兵援助涪城，与公共歼邓艾之军于涪水之畔。请公稍安勿躁，暂且忍耐数日，以待后图……公才学出众，熟读兵书；参军黄崇务实求

真，老成持重。公凡事要多与黄参军相商，取寸补尺，以求两全之策。维深信，以公之才，以崇之稳，定可固守涪城，使邓艾无计可施，难逞其志……

姜维写毕，把信交给张翼和廖化过目。张翼和廖化阅罢，不约而同地说：“诸葛思远如能遵大将军之嘱行事，涪城可保，我等无忧也！”

诸葛瞻的信使带着姜维的亲笔书信，离开了剑门关已经八九天了。可是，姜维仍没有收到诸葛瞻的回书。

按照军规，卫将军诸葛瞻在接到大将军姜维的书信以后，无论情况如何，都应当立即作复，更何况姜维还再三叮嘱诸葛瞻的信使，让诸葛瞻见到书信后，马上把涪城的军情和兵力部署通报给他。从剑门关到涪城，只有两三天的行程，若不发生意外，最迟五六天姜维就能够接到诸葛瞻的回书。然而……

是涪城方面出了事，还是信使在途中出了事？或许是诸葛瞻误解了姜维信中的意图，故意不予理睬？不论出于何种原因，都不会产生好的结果。这不能不令姜维深感不安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不安也日益加重，变得有些焦躁了。

不仅姜维如此，就连张翼和廖化也不例外，每天都要来守将府打问涪城方面的消息，急于想知道那里的军情和战况。一日午后，张翼与廖化又相约来到了守将府，一进大堂，就见姜维正倒剪着双臂，在大堂中踱步。不用问，准是涪城方面仍无书信送来。他俩知姜维心中正烦躁，不可紧处加楔、火上浇油，只好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，默默地坐在一旁，等候着姜维的情绪好转后再作计议。

姜维在大堂中转了好一阵子，心情才稍有好转，坐回原处，叹息着说：“诸葛思远至今仍音信皆无，不知……”

姜维一语未了，姜复汉进来禀报：“卫将军之信使已返回剑门关。”

姜维闻听此言，两眼顿时猛然一亮，犹如一个重病之人终于盼来了救命的郎中，迫不及待地吩咐道：“快把那信使带来见我！”

转眼之间，那信使已被带到大堂上。他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几步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姜维面前，只叫了一声：“大将军……”便放声大哭起来。

信使的哭声，好似一桶带着冰凌的冷水，劈头盖脸地浇在了姜维的身上。他浑身猛然抽搐了几下，两眼直愣愣地盯着那信使，担惊受怕地问道：“莫非涪城已经丢失？”

“岂止是涪……涪城……”信使

边哭边说，“连绵竹也已经丢……丢失……”

“啊！”姜维惊叫了一声，身子痉挛般地颤抖了几下，有点神经质地问：“连绵竹也已经丢失？”

信使呜咽着说：“不仅绵竹已经丢失，而且卫将军、前锋张遵、参军黄崇与李球、还有长公子诸葛尚，均已战死在绵竹，全军覆没……”

“咳！”姜维悲愤难耐，一拳狠狠地砸在面前的几案上，只听咔嚓一声，把案面砸裂。

姜维的砸案之声，惊动了正在发呆的张翼和廖化。张翼忽地站起来，狠狠地跺了下脚，恼怒地说：“诸葛瞻无能，坏我军国大事！”

廖化也随之站起，瞧了瞧两腮颤动、嘴唇哆嗦的姜维，又瞅了瞅怒目圆睁的张翼，气恼地说：“想不到事隔多年以后，马谡失街亭之事又重现！”

信使见此情形，吓得不敢再说什么，只是伏地抽泣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姜维才从震惊和悲愤中清醒过来。他哀叹了一声，打量着那信使，万般无奈地说：“为何会有如此巨变？汝可尽己所知，详细道来。”

“回大将军，”信使边抽泣边断断续续地说，“小人带着大将军之书信离开剑门关后，飞马奔回涪城。待赶

到涪城后，才知道前锋张遵中了邓艾诱兵之计，丢失了涪城，卫将军已率军退回绵竹……小人无奈，只好打马赶往绵竹。待小人赶到绵竹，又得知卫将军中了邓艾激将之计，全军覆没……魏军马不停蹄，向雒城开去。小人只得昼夜兼程，返回剑门关禀报大将军得知。”说罢，取出了姜维写给诸葛瞻的书信，原封不动地又交给了姜维。

姜维接过那封没有拆封的书信，哧啦——哧啦——哧啦——慢慢地撕扯了起来，边撕扯边流着泪说：“诸葛思远啊诸葛思远，汝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不仅把国家推到了绝境，而且也坏了诸葛丞相之英名；汝不仅辜负了圣上之重托，而且有负于国人之厚望；汝不仅把我一万将士置于了死地，而且也使汝父子二人身首两分……”

姜维悲痛的话语伴随着撕信声在大堂上回荡，好似一阵冷冰冰的雨夹雪，飘洒到张翼和廖化的身上与心头，使他们从最初的悲愤与惊诧中清醒了过来。他们打量着老泪纵横、脸色铁青的姜维，心中疼痛难忍。他们明白：此时此刻的姜维，心情比谁都难受，处境比谁都艰难，压力比谁都沉重！他撕扯着的不是书信，而是在揪着自己的心；他眼中淌出的不是普通的眼泪，而是从心中流出的鲜血；

他口里吐出的不是一般的语言，而是悲、是愤、是怨、是恨、是悔……他们更明白：此时此刻，他们只能为姜维缓解压力，风雨同舟，患难与共，才有可能撑起已经摇摇欲坠的国家；否则，国家要完了，军队要完了，他们也要完了！

想到这里，张翼和廖化互相使了个眼色，轻轻地来到姜维身边，低声说：“大将军，亡羊补牢，未为迟也。事情既已至此，悔之亦无用。望大将军莫要气馁，应振作起精神，尽快谋划出救国救民之策！”

“唉——”姜维深深地重重地叹了口气，猛地把手中已成碎片的书信抛撒到地上，又挥袖抹去满脸的泪水，毅然决然地说：“速去城头把辅国大将军请来，共议补救之策！”

飘浮在大剑山上空的那层厚厚的寒气，似乎已经把太阳光中所含的热量全部吸收干净了，待到阳光照射进剑门关内时，已是只剩下光而没有热了。西斜的日头，把一束淡黄的光线照进了守将府的大堂上，仿佛是一条已经被冻僵的蛇，静静地卧在铺地的方砖上。姜维、张翼、廖化和董厥，团团围坐在几案的四周，面对着一幅蜀国的地图，苦思冥想。战局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刻不容

缓，他们必须马上采取行之有效的应急应变的措施，以保全剑门关内的这四万精锐兵马，用以挽救已经危在旦夕的国家。但是，由于此事来得太突然，而且又过于重大，稍有不慎，都将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，铸成千古之恨。所以，他们必须深思熟虑，而绝不能再出一点点差错……

姜维愁容满面，用郁悒的目光久久地盯着几案上的那幅大地图，沉痛地说：“诸葛思远全军覆没，邓艾之军已经直奔成都。我军再固守剑门关已经毫无必要，应立即退兵，先保存这支救国救民之兵马，以图后事。若再迟疑，只怕被钟会大军死死缠住，无法脱身。然而，目前京师之存失不知，圣上之去向不明，我军究竟该退向何方才好？”

董厥把目光从那幅地图上移向了姜维，愁眉苦脸地说：“邓艾此时已经兵临成都，京师岌岌可危。我军应马上从剑门关脱身，星夜奔赴成都，前去营救圣上，以尽臣子之道。只要能把圣上营救出来，纵然丢失了成都，国家仍未灭亡，社稷仍未颠覆，就还有光复之希望。若不尽快回救成都，一旦城破，圣上发生不测，则复国之望已经断绝！请大将军三思！”

“龚袭之言虽不无道理，但此时再去回救成都，只能是调远水去救近火，扑之不及也！”廖化抬起头，严

峻地说，“绵竹已经于四日前丢失，邓艾两日前就已领兵抵达成都。而从剑门关到成都有六七天路程，待我军赶到成都，恐怕京师已落入邓艾之手！”

“元俭所忧并非过虑。邓艾自率军出摩天岭以来，所战皆胜，所攻皆克，势如破竹，军威大振。而我京师只剩五千兵马守卫，且无统兵之良将，何以能固守？”张翼面沉似水，担惊受怕地说，“我军若从剑门关回救京师，钟会大军必定一路赶过去，与成都邓艾之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。我军远远少于魏军，且又无险可守，岂不是要丧师于成都平原！如我军一旦有失，则国家已无可战之兵，还何谈复国！”

董厥的建议遭到了廖化和张翼的反对，他知道廖、张二人的作战经验远多于他，用兵之道也高于他，且他们方才所言亦皆有理有据，不便多加争辩，只好眼巴巴地望着姜维，等待着姜维作出判断与决定。

张翼和廖化虽然凭着一生的作战经验和目前的局势，觉得回救成都只能是自投罗网，陷入魏军的重围，于国于军皆极为不利。但大军究竟退往何方最合适，他们心中也是一片茫然。因此，他们也把目光投向了姜维，盼望着他能有个两全之策。

三双焦急的目光，从三个不同的



角度，汇聚到姜维那神色冷峻的面孔上。可是，那六道灼热的目光，仍没能把姜维从沉思中刺醒，他依旧像是一尊冷冰冰的青铜塑像，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，一声也不吭。张翼瞅着他那似乎已经失去了知觉的样子，忍不住扯了扯他的衣襟，急切地提醒着他：“大将军，时不我待。我军何去何从，请大将军早作决断！”

经张翼这一提醒，姜维才由一尊青铜塑像变为一位威严的大将军。他把张翼、廖化和董厥逐个打量了一遍，深沉地说：“据我猜测，绵竹丢失以后，圣上可能会做出三种应急之举：一是召集民众，固守待援；二是移驾出京，避难南中；三是暂投吴国，搬取救兵。我等身为臣子，岂能眼见君主蒙难而不率师勤王？但我军又不可直奔成都，以免腹背受敌，遭到钟会与邓艾两军之夹击。以我之见，我军可先移师于郫县，避开钟会与邓艾两军之锋芒。待探明圣上真实动向后，再作计议。如圣上与成都兵民共守京师，我军可从东面回成都，把圣上救出，然后退据江州；如圣上已往南中，我军可绕过成都，经犍为郡去追赶圣驾；如圣上已东投吴国，我军则撤至巴东山区，与敌进行周旋。魏军虽然占据了成都，但亦有何用！待到魏军将士思归、军心浮动之时，圣上再征兵于南中，求援于吴

国，诏令全国思奋之民，群起而攻之，则社稷可失而复得！”

张翼听罢姜维之言，不由得一拍几案，大声地说：“大将军所言甚是，使我如同拨云见日！”

廖化听罢，也连连点头，赞同地说：“只有如此，方为稳妥之策！”

董厥向姜维投去敬佩的一瞥，催促道：“事不宜迟，迟则生变。请大将军速作调遣！”

“既然诸位无有异议，我军就先退往郫县！”姜维再次把张翼、廖化和董厥逐个打量了一遍，严肃地说，“伯恭兄率领一万兵马，于今晚一更时分撤出剑门关，为全军开路；元俭兄与龚袭率领两万兵马，携带我军粮草辎重，于今晚二更时分退出剑门关；我率一万兵马，于今晚三更时分离开剑门关，为全军断后。明日午后，全军在梓潼会合，而后向郫县进发！”

姜维刚说完，张翼、廖化同时站起身来，恳切地说：“大将军乃三军之主，应首先离开剑门关，我愿代大将军领兵断后，以阻挡钟会大军！”

“我意已决，休再多言！”姜维不容置疑地说，“速去准备，今晚按时撤出剑门关，不得有误！”

“遵令！”张翼、廖化和董厥领命而去。

姜维目送着他们走出守将府，又

把姜复汉和姜兴汉唤来，严厉地命令道：“汝二人速去关前悬崖之上，让来忠与向充在天黑前领兵撤回关内。

撤离悬崖之前，在崖顶上多堆放些枯枝败叶，点火燃着，以迷惑山下之魏军！”

## 第 2 章

剑门关下的那场“石雨”和大火，狠狠地给了钟会当头一棒，把他打得晕头转向，陷入了进退两难、不知所措的困境。

钟会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蜀军会神兵天降似的突然出现在那两座悬崖峭壁之巅，未动一刀一枪，就把他的一万多将士送进了阴曹地府。现在蜀军不仅占据着那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天险剑门关，而且还居高临下地控制着那条通往剑门关的惟一道路，把他夺取剑门关的希望化为泡影！

面对着森严壁垒的大剑山和严阵以待的蜀军将士，钟会真是走投无路了。他觉得，那条狭长而陡峭的道路，简直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深渊，只要迈进去，就要遭受灭顶之灾；那座险峻的剑门关，简直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，只要一掉进去，就会被吞噬，休想再逃出来。

连续多日，十余万魏军就像一个被打昏在地的巨人，躺在大剑山下，既不进攻，也不退兵。而作为一军主将的钟会，则好似一个被困在深山老林中的猎人，既不知该干啥才好，也不知该去何方才是，从早到晚，整日对着巍峨的大剑山发呆。

这一日，钟会正站在中军大帐的门口，望着大剑山愣神，羊琇轻轻地来到了他的身边，低声地问道：“镇西将军又在为攻取剑门关而忧虑乎？”

“唉——”钟会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怀着一线希望地问：“莫非稚舒已思得攻关之妙法？”

羊琇缓缓地摇摇头，愧疚地说：“末将智谋不济，虽日夜苦苦思索，终无计可施，难为镇西将军分忧解愁，深感惶恐！”

钟会愁眉不展地问：“胡将军父子之伤势如何？”

羊琇满脸忧容地回答：“胡将军父子之伤势虽有所好转，但仍需静养一阵，方能恢复。”

“莫非天不亡蜀，故而助之，使我军将士遭此劫难！”钟会灰心丧气地说，“长此下去，如何是好？”

“镇西将军所虑甚是！”羊琇偷觑了钟会一眼，犹犹豫豫地说，“末将正是为此事而来……”

“呃——”钟会若有所思地瞅着羊琇，一针见血地问：“稚舒莫非劝

我退兵耶？”

“正是。”羊琇见钟会已经猜出了他的来意，也就只好实话实说了，“末将以为，据目前情势而论，我军一时无法攻取剑门关，若再对峙下去，有弊无利。我军连续攻关受挫，损兵折将，士气低落，军心不稳，斗志锐减，长此下去，恐无心再战，此乃其一；寒冬将至，天气渐冷，我军将士衣衫单薄，难御其寒，若再拖延下去，只怕染病者与日俱增，欲战而不能，此乃其二；我军兵马众多，每日所耗粮草甚多，且粮道悬远，运送艰难，今已入不敷出，所存粮草逐日减少，数日之后，兵马将受到饥饿之威胁，还何以能战，此乃其三。有此三者，我军安可在此处久留？请镇西将军三思！”

“稚舒所言，我岂能不知？然而……”钟会欲言又止，似有难言之苦衷，低头沉思。

“镇西将军莫非畏朝臣之非议乎？惧大都督之责怪乎？”羊琇靠近钟会，低声问道。

钟会偷偷地瞟了羊琇一眼，装做什么也没有听到，仍旧低头不语，不置可否。

尽管钟会装聋作哑，但羊琇还是从他的那一瞥中觉察到了什么，进一步劝说道：“兵法云：‘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；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

神。’两军交战，变化无常，进退攻守，皆应因势而定，敌变我亦应变；若敌变而我不变，必将受其害。我军迫于情势而暂时退兵汉中，并非畏敌，而是为保存实力，以待后图。大都督精通兵法，多次率军外出征战，深谙用兵之道，岂能因此而怪罪于镇西将军！”

钟会已经有所触动，微微动了动脑袋，很难判断出他究竟是在点头还是在摇头，只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人言可畏啊……”

“人言纵然可畏，但饥寒更是无情。可畏之人言尚能辩白，而无情之饥寒则难以回避。孰轻孰重，镇西将军自然明白，岂能因小而失大？”羊琇见钟会心中已动，就趁热打铁地说，“兵法云：‘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。’两军交战，应以存己灭敌为本，二者不可兼得之时，应以存己为先，灭敌次之。目前之局势，我军如再相峙下去，既不可灭敌，又难以存己，如此‘不合于利’之事，镇西将军何不止之！”

“稚舒之言虽有理，但此事干系重大，须报请大都督允准，方可行事。我岂敢自作主张……”钟会犹豫不决地说。

“洛阳距此路途遥远，若报请大都督允准后再退兵，只怕为时已晚。”羊琇盯着钟会，坚定而自信地说，



“镇西将军不必多虑。只要我大军能安全退回汉中，为国家保存这十万兵马，乃大功一件。万一朝廷有人借此发难，或大都督怪罪下来，末将愿只身前往洛阳，为镇西将军辩明此事！”

“稚舒莫急。”钟会赞赏地打量着羊琇，迟疑地说，“待我与卫军司相商之后，再作决断。如何？”

“古语云：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”羊琇见钟会仍犹豫不决，再次提醒着他，“据末将所知，军中粮草只可用半月左右。请镇西将军速作决断，若再迟误，恐生出事端！”

钟会沉思了一会儿，故意把话题岔开：“我这两日军务繁忙，难以脱身。请稚舒代我去探望一下胡将军父子之伤情。”

“末将遵命。”羊琇见此情形，不便再多说什么，只好知趣地离去。

钟会打发走了羊琇，再次望着大剑山愣神。其实，何用羊琇来提醒，钟会对全军目前的处境一清二楚，知道再相峙下去必然大为不利，并已经产生了退兵汉中过冬，待到明年春天再来攻夺剑门关的念头。但是，他又怕兴师动众而来，损兵折将而返，不仅使他的声誉一落千丈，而且还会失去司马昭的宠信。因为他是司马昭的心腹之人，所以对司马昭也就更为了

解，深知其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……所以，他才迟迟下定不了退兵的决心，想再等一等，看事情能不能出现转机。

刚才羊琇的那一番话和坚决的态度，倒是从另一个方面提醒了钟会：既然羊琇的态度如此，卫瓘的态度大概也不会相去甚远；如果卫瓘的态度也是与羊琇一样坚决，那么他就可以下令退兵汉中了。事后，万一要是司马昭怪罪下来，他就可以把羊琇和卫瓘推出去做挡箭牌：卫军司和羊参军坚决主张退兵汉中，他岂能一意孤行，坚持继续攻关！这样，就能大大减少他的责任……主意已定，他便大声地吩咐着亲兵：“速请卫军司前来议事！”

“何劳镇西将军去请，卫某来矣。”钟会的话音还没有落，卫瓘就出现在了钟会的面前，不慌不忙地问，“镇西将军欲唤卫某至此，有何指教？”

卫瓘的突然出现，倒使钟会有点暗自吃惊，忙掩饰地说：“我心中烦闷，欲请军司来此一叙。”

“噢——”卫瓘的两只金鱼眼骨碌碌一转，不热不冷地问：“镇西将军为何心中烦闷？”

钟会轻轻地叹了口气，试探着说：“军司，自山上蜀军占据了道路两旁之悬崖峭壁以后，我军攻夺剑门